

張鶴華教官年輕時期
擔任飛行員的英姿。

憶張鶴華教官

· 王立楨 ·

看著四位穿著空軍禮兵制服的退伍空軍老兵，將一面中華民國國旗放在張鶴華教官的靈柩上，這剎那間，我的思緒回到了半個世紀前的臺灣。那時我還在新竹中學就讀高中，也就是這次機會，我第一次知道張教官的大名，並開始了與張教官長達五十餘年的緣分。而這段緣分，竟是由《中國的空軍》（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這本雜誌所開啟。

西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份的中空雜誌上，開始連載由張鶴華教官所寫的〈我在西班牙〉乙文。我依然記得在第一篇中的這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那正是我們飛行作戰最繁忙的時候」，根據這段話，我內心已認定張教官一定是某個戰鬥聯隊的飛行軍官。

對中華民國空軍事務幾乎過目不忘的我，從那時起，就將張鶴華這個名字記在心中。然而，除了「以為」他是一位戰鬥機飛行員以及他曾在西班牙參謀大學受訓之外，我完全不知道任何其他有關這位教官的故事。

西元一九八四年我由美國東岸搬到加州，開始在洛克希德公司任職，當時安排我搬家的那位旅行社職員，在得知我對中華民國空軍的事務相當有興趣之後，隨口問了一句：「我有

一位客人，以前也曾是空軍飛行員，他叫張鶴華，你認識嗎？」我立刻由我的記憶中找到了這個名字。於是我反問她：「那位曾在西班牙受訓的張鶴華？」

「對！對！對！那麼巧你真認識他！」那位小姐聽我這麼說，想著我一定與張教官是老朋友了。

「我不認識他，不過我很想認識他。」我隨即將這一般人很難瞭解的關係，向她解釋了一番。

於是，就在那位小姐的安排下，我與這位神交近二十年的張鶴華教官見了面，而此時張教官已由軍中退役，在加州大學附屬醫學院內當一名病理檢驗師。

當我於西元一九八五年第一次見到張教官時，實在無法相信站在我前面這一位文質彬彬的病理檢驗師，竟曾是叱吒風雲、身經百戰的空軍飛行員。

他看起來不但是一位空軍飛行員，平時聊天時也很少提到以前在軍中的故事。反之，他卻相當熱衷於言談音樂，有時甚至會拿出他的小提琴，在朋友前面即興演奏一下，後來我才知道，當初他隨著空軍官校由笕橋搬到岡山時，每人可攜帶的行李有限，而他卻在那區區的行李空間中，裝

進了他的小提琴。

張教官雖然不太談在空軍的往事，但在我的央求下，他開始將那段往事說給我聽……。

與他細談幾次後，我才知道原來他並不是戰鬥機飛行員，而是一位轟炸機飛行員。空軍官校第二十七期畢業後，他先是在空軍唯一的重轟炸機大隊任職，曾執行九三砲戰轟炸廈門白石砲臺的任務。第八大隊解散後，他曾短暫地被調到空運隊，但很快地就被派到空軍黑蝙蝠中隊（第三十四中隊），前往美國接受C-123型機的換裝訓練，然後到南越替美軍執行深入北越的南星二號特種作戰任務。



張鶴華教官赴西班牙空軍大學受訓，時間為期兩年，並撰寫〈我在西班牙的日子〉長篇文章四萬字，刊載於當時的《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

在那期間，他也曾參與C-123型機的海南島空投任務，那是C-123型機唯一的一次進入中共地區的作戰任務。

他在完成指定次數的任務後，考取了西班牙空軍參謀大學，在馬德里受訓期間，他又在當地的馬德里皇家音樂學院研習小提琴。由此可見他對音樂和小提琴的熱愛程度。

從西班牙學成歸國後，由於他飛行技術優異，獲選加入了總統座機組擔任飛行員。四年之後，他又以西班牙語的專長，借調外交部任中南美司專員。民國六十三年他由空軍榮退，移民至美國舊金山，在這裡，他重拾書本回到大學，努力去完成二十多年前一個未竟的願望，展開人生新的另一個篇章。原來在加入空軍之前，他是中大附中保送西南聯大的高材生，一心想做一名濟世救人的醫生，日寇的侵襲使他放下課本加入空軍，如今在解甲歸田之後，回到學校將學業完成，並在加州大學（UCSF）從事病理研究工作。

在與他相識的三十餘年間，我們幾乎每幾個月都會見面聚餐，直到新冠疫情開始肆虐，我們的聚會才暫時停止，沒想到疫情不但中止了我們的聚會，竟也在我們的緣分上畫上了句點。

四位空軍退伍的老師，穿著空軍官校典禮服，共同為張鶴華教官靈柩覆旗。



當我將教官仙逝的消息在臉書上宣布後，第二天就接到此地空軍聯絡官的電話，表示空軍司令部對教官的追悼之意。此地的大鵬聯誼會會長也立刻聯絡幾位退役老兵，請他們在喪禮上穿著空軍禮兵制服，替教官的靈柩覆旗，這使教官夫人感到相當的訝異與欣慰，因為她怎麼也沒想到，在從空軍退役三十餘年後，空軍竟然還記得他對國家的貢獻。

當我回想到半個多世紀前，看到〈我在西班牙〉那篇文章時，更是怎麼也想不到五十多年後，我竟然會有機會送他人生的最後一程。

這實在是一種很難解釋的緣分。張教官，願您一路好走，並希望您在天家，能有機會繼續拉您所愛的小提琴。



作者十分珍視與張鶴華教官的緣分，並祝他在天家繼續拉最愛的小提琴。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 空幼十三期校友
東陽 撰文·

大自然中罕見的天地景色

多什深邃而神秘的谷中罅隙
從遍滿杉木之坡地傾斜而下
水殿風來暗香滿（註一）

聖潔迷人同如往昔

落日滿秋山（註二）

塵勞的過客為之讚嘆

瞬息間萬斛泉湧自隙縫中
翻騰浮蕩非蹄涔之水可比
如大地載著堅厚布衫喘息
急速而斷續的湧泉

似冰雹般彈跳著碎片

像稻稈投入打穀機中飛濺

傾刻間望自山崖上游
湧出一條水灣淺溪川
穿越五里嶺峯林壁間
只緣身在此山煙嵐中（註三）

溪水曲折迂迴乘流去
直捷幽渺莫測的洞穴
風乍起
吹皺一池春水（註四）

一道殘陽鋪水面
倒影殿宇伴著佳麗地
看有多少星星
映在池央閃動

轉瞬間垂楊灑出萬點般水珠
似雨打水面之諧音繚亂可聞
用心感受就能領悟物我一如
又見微風溪水鳥鳴音韻宣流
遊人體會出宇宙山川的秀氣
這是大自然罕見的天地景色

註一：「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引五代·孟昶詩文《玉樓香》。調建於水上的殿宇，微風吹著飄來幽香。

註二：引唐·王維《歸嵩山作》詩，「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

註三：引宋·蘇軾《題西林壁》，「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緣：因為。」

註四：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引南唐·馮延巳詩文《謁金門》。